

我坐在惠民路的为民点心店吃鲜肉锅贴,我是特地趁着某个会议间隙来的。尽管我所穿的正装在这个社区小店中很惹眼,但那些迷惑感刺探的目光不影响我享受这久违的街边小吃。为民点心店破破烂烂的,仿佛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没有正装装修过,匾额上的字几乎不可辨认。点心店只卖鲜肉锅贴、咖喱牛肉汤、牛肉清汤。老阿姨正是当年的伙计,如今的老板,依旧在路边制作锅贴,依然是老米道。

上海“米道”

俞挺

这家老板的铺面是自家的,产品只有锅贴和牛肉汤,没有空调,炉子使用的是煤球炉,由此她的锅贴中房租和水电的成本是最低的,加之周边食客都是街坊邻里,所以质量和口味必须保证,才能在街坊四邻中有口碑。以我的经验,在食物的售卖中,房租、水电、人工和食物质量四项中,为了节约成本,增加利润,而最后一项的食物质量总是先被牺牲的。所以,如果没有免房租这类的成本优惠的内幕在,我是不太相信物美价廉的小吃神话的。

甚是意外。后来又追访了老店四如春,他家是上海冷面的始作俑者。锅贴还保持了上海锅贴的传统,白汤,少许遗憾的是汤汁收得干了点,估计也是火急的缘故。为民的老阿姨从不说煎一锅,而是说烘一炉锅贴。这个烘字正是妥帖,说明火候不可急,而且要均匀,为民的锅贴炉子用的还是煤球,生火麻烦,但火候均匀,这在日益先进的上海已经是稀罕物了。现在闹市口中,都是一个“急”字,所以这点心也未免其俗,吃的都是“急”和“糙”。

我知道,像在惠民路这家不起眼的小店里吃的这一口,真是有一口少一口。所以,我在为民点心店里吃得很慢,很享受,并努力记住它的味道。这才是美食。

吃得心满意足的我和为民点心店老阿姨闲聊,她是1992年开始入行的,讲她年轻时一小时可以做8锅锅贴,现在老了,但还能做6锅。她边讲边抬头看看远处的塔吊,为民点心店周边的高楼大厦正慢慢侵蚀到这个破败的老区,“勿晓得啥辰光拆汪”。她自豪于自己的努力,让小孩出了道有了立足之处。“等拆迁换了钞票和房子,我就退休了。”我和朋友低头不语没有接茬,我们知道,如果真是那样的话,我们的上海就会再少一个老米道了。

老阿姨推荐了又一村点心店,说那里的师傅是和一道学的手艺,专学生煎。她认为那家应该还是传统的生煎。于是乎我们急急忙忙赶到又一村,结果他家已不制作生煎了,只吃到了锅贴。皮子甚好,红汤、一口浓汁,想必是肉皮冻和酱油放了少。排队人多,煤气炉火冲,加上出锅急了,皮子干了点,不难吃,但不耐吃,已然不是上海锅贴的风味。不过他家的小笼馒头还是本帮风味,

做。只要术后好好调理,还有生的希望,如果不做只能等死”。这时母亲把头埋得深深地嚎啕大哭,等她止住了哭,我对她说:“你不用担心,你有这么孝顺的儿子,又有个好老公,怕什么。”这时我对父亲眨了眨眼,毕竟是当过厂长的,父亲很快领悟了我的意图,走上前对妻子说:“老太婆,听柏阿姨的话,手术是要做的,我会照顾你的,我现在什么都不想,就是考虑怎么来服侍你。”母亲等的就是丈夫这句话,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,我们乘势让医生拿来手术告知书,父亲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手术相当成功,术后丈夫整天在妻子身边端屎端尿、喂饭喂汤形影不离。

憋气伤健康

柏万青

无法坐下去,睡觉不能翻身,一动就疼痛难忍。小项心急如焚,带着父亲到处求医,后经过中医放血、推拿、针灸,慢慢恢复了健康。

父亲的身体刚有好转,2013年,母亲的身体又出现了状况,食欲不振,经常拉稀,人体消瘦,经医生诊断,母亲患了肠癌,必须立即做手术。起初大家都想对母亲隐瞒,但心细的母亲从大家的神态中猜到了病情。母亲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病,而是担心术后没人照顾,便死死不愿意动手术,声称“死了拉倒”。

情急中小项找到我,让我劝劝母亲,我知道要让他母亲接受手术,必须要做通他父亲的工作,两人尽弃前嫌,抱团取暖。于是我与小项急忙赶到医院。只见病床上的母亲精神疲惫不断在流泪,父亲站在一旁不知所措。我上前对母亲说:“肠癌不是不治之症,你今天的手术必须

那天,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位朋友发的一段话。说是已经不能看金秀贤这张脸,看到就觉得烦。大惊。这可是当初《来自星星的你》热播时,每天都在刷金秀贤美图痴心粉丝一枚啊。

女人果然是善变的?我看这事也不能一概而论。问题在于——金秀贤热,已在退烧。

有高烧的一天,就有退烧的一天。还珠格格烧过,流星花园烧过,裴勇俊烧过,金秀贤——也要成“烧过”了。

“烧过”还有另一层意思,烧得过了头。一个好的演员,一部走红的作品之后,有很多代言找上门来,是走红的衍生品,是正常的。经纪公司等也正是这一天,拍广告接代言当然比拍戏来钱快。深谙“一旦下一个角色出现,上一个角色的形象就淡化”道理的经纪公司,便迟迟没有让金秀贤再接新戏。一天天地以“都教授”的形象,拍广告、出席活动、赚快钱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,过度地消费了金秀贤,透支了他的明星价值。

仅仅在中国,五花八门的代言就近40个。一个代言一年的费用是500万起跳。早就赚过了亿元。而韩星都是胜在包装,金秀贤也不例外。广告代言接太多,质素也就层次不齐。有的大牌包装还算得体,延续了“都教授”风格。有的从品牌气质到

退烧

甘鹏

广告拍摄都是低劣水准。再笨的粉丝也知道这是拿钱做事,印象分打了折扣,也拉低了其他被代言产品的形象。

再就是让人着急的媒体关系。本人曾有幸也可说是不幸地参加过一次金秀贤的见面会。那是多年采访生涯里绝无仅有的一次。事前不告知具体地点,集合后被收去了身份证,再由大巴接往一个地下室。记者会上采访问答都是演戏一样安排好的。现场也不许摄影摄像。当时我就崩溃了,这哪是去记者会,这简直是解救被绑架的人质嘛。

不仅是媒体,参与过金秀贤相

关活动的公关也都叫苦不迭。因为接待要求规格之高,提出条件之苛刻离奇。最近一次金秀贤来上海,活动完了,看到一位公关朋友在网上甩出一张他的照片,下面写了两个字“再见!”醒目的感叹号,一切尽在不言中。钱是赚走了,口碑却坏掉了。后续发酵就是:一方面粉丝热捧,一方面媒体浇冷水。常温下热遇冷变冷,很少见冰水被热沸了的。早在8月就有统计显示:金秀贤代言的产品销量出现了奇特的“一代言就下降”的趋势。有品牌发现这一现象后,急换广告。明星退烧是规律,但退得迅速,急转直下,也是一个奇特的金秀贤现象。

对事不对人,金秀贤和都教授都是可爱的,只是现在处于耗损过度状态。商家们就别再迷信什么亚洲巨星的代言魅力了。教训已在面前。来自星星的都教授,一夜成名的金秀贤,请好好地回到片场去拍戏吧。让退烧了的粉丝再因为作品爱上你,那才是一个演员的本事。



上海杂货铺

万群烟杂店

口述:华阿婆 图、整理:周祺

这条松雪街老早一路上都是店,这个旁边呢是煤球柴并店,隔壁么是皮鞋店,还有馄饨摊,再过去点么是米店、大饼店,旁边是王家老虎灶。

原来阿拉这家店有个牌子的,是阿爸起的名字,叫“万昌祥”,他十几岁的时候从宁波到上海来,阿爸阿妈最早住在虹口区,搬到这里来开了这个店,有七十多年了。

这里都是沿街面的房子,前面开店,后头、上面就住人,阿拉这栋房子里住的都是自家人。我是生在这个房子里的,一

直都住在这里,没离开过。

公私合营的时候,店里开始有公用电话,现在么大家都有手机了,也没人来打了,去年就把它停掉了。过去卖的东西跟现在也差不多,就是小人零食没有现在这么多品种。卖得最好的么还是油盐酱醋老酒什么的,过去都是零拷的,用一个漏斗,人家带着家什(瓶子)过来拷回去。现在马路边有便利店,阿拉生意总归是清一点的,但是还好阿拉是自己房子,东西卖得便宜点,有些老邻居还是会回这里来买东西。

“北风卷地白草折,胡天八月即飞雪”,可见冬天之漫长。而“燕山雪花大如席,纷纷吹落轩辕台”则描述着冬之寒冷。《拾遗记》中记载“及夜,燃石以继日光……昔炎帝始变生食,用此火也。”可见我国在上古时期便发现了煤炭,并用其生火取暖做饭。

秦汉时期,古人主要依靠“壁炉”和“火墙”取暖。火墙是用两块筒瓦相扣,做成管道,包于墙内,与灶相通,用以取暖。东汉《西京赋》有载“朝堂承东,温调延北”说了“温室”。

汉代便有了温室殿,是皇帝冬天居住的暖殿,殿内有防寒保温的设备。《西京杂记》载:温室殿的墙壁用花椒和泥土涂的,壁面披挂锦绣,设有屏风与鸿羽帐,地上铺着西域毛毯。汉代另有官殿名为椒房殿,原来花椒也能取暖。《汉官仪》称“皇后称椒房,以椒涂室,主温暖除恶气也”。这种以椒涂室的取暖方法,一直被后人效仿。晚唐诗人李商隐《饮席戏赠同舍》中“椒缀新香和壁泥”与宋代王珪《宫词》中“香壁红泥透蜀椒”等都提到了“椒泥”涂墙取暖。

古人取暖大都使用木炭,平常百姓家就有火盆、熏炉、手炉、足炉等。火盆是铜或铁制成的。熏炉就是外面加一个笨罩,下部为盆,上部为罩,贵族家中一般使用铜质的,民间多用陶土和铁质的。手炉是方便手握的小火炉,内置炭火,炉外加罩,形状多样。足炉比手炉大,是用锡或铜制成,民间称“汤婆子”,装上热水,可以放到被窝里焐脚,与现代的热水袋雷同。宋代黄庭坚诗云“千钱买脚婆,夜夜睡天明”,指的就是这种暖具。

到了唐代,经济繁荣,皇官用炭比百姓要讲究得多。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:“西凉国进贡百条,各长尺余。其炭青色,坚硬如铁,名之曰瑞炭。烧于炉中,无焰而有光。每条可燃十日,其热气逼人而不可近也。”皇官取暖用的是西凉国进贡的“进口瑞炭”。唐玄宗的宰相杨国忠家取暖时,用蜂蜜将炭屑捏成双凤形,烧时再用白檀木铺在炉底,这样余灰不会杂染。

在物质匮乏的古代,面对酷寒漫长的冬天,祖先用智慧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取暖工具与方法,令人惊叹。

古人如何度寒冬

吴婷



我买了一堆彩铅,画画。我在纸上随意描摹,画猫,画狗,画小草,画小花。态度谦恭认真,像刚学涂鸦的小孩。人见之,大不解,问我什么的都有。“你为什么现在都要学画画?画了做什么用的?”“你是想改行做画家么?”“是哪里的约你的画稿吗?”“你是想给自己的书画插图么?”“……仿佛我种下一棵树,就是为了收获到一树的果,否则,就不符世俗常规。

可是,有时种树,只为那栽种时劳作的喜悦,有阳光洒下来,有汗水滴下来,泥土芬芳,内心充盈,就很好了呀。它实在无关以后,以后,有没有一树的花,有没有一树的果,有什么要紧呢!

年少时,我是那么热烈地喜欢过画画。梦想,拥有一屋子的彩笔,画一屋子的画,在墙上随便贴。却被大人们认为不务正业,他们苦口婆心地劝告,小孩么,将来考上好大学,找份好工作,做人中龙凤,才是最好的奋斗目标。我很听话地,藏起自己的梦想,一日一日,朝着大人们所要求的样子,成长起来。偶尔想起,我

曾经也有过自己的梦,恍若隔世。想想我们一生,总是以世俗的目光,衡量着成败,追逐着那些所谓的梦想,到头来,外表或许很光鲜了,繁花似锦,心里,却空空如也,一颗心,常常找不到着落处。在前行的路上,我们早把自己弄丢了。

好在还有时间来弥补。我以为,哪怕生命只剩最后一天,都为时不晚。这一天,你完全属于你自己,你可以捡拾起从前喜欢的笛子,吹上两段,断续不成曲那又有什么关系?不必在乎他人的眼光,不必在意曲调是否流畅,只享受着吹响的那一刻。手握笛子,有音符从心底飞出,你很快乐。能够使自己快乐,才是人生最大的成就。

现在我拿起画笔,不定画什么,也不定画成什么模样,赤橙黄绿,落在纸上,都是我缤纷的喜悦。那些我曾经的年少,那些我隐藏的梦想,在纸上一一抵达。怎么样,都是好了,我可以把一天,过成我想要的一辈子。



乔山浩
“昭和棋圣”称雄棋坛
(电影导演)
昨日谜面:老街旧巷
成亮点(影视演员)
谜底:陈道明
(注:陈道,老的路街)



柏阿姨说事